

第266期 投稿邮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段代洪(美国)

父亲的饭局

青璐都记不清自己婉拒父亲多少次了。可是父亲像个心愿未满足,就会一直不依不饶的老小孩一样,只要瞅准机会,就会问:璐啊,明天有空了吧。

其实,父亲的请求很简单,不过是一顿饭局。父亲说,他的那几个老哥们儿很仰慕青璐的才华,一直在他面前游说要摆一桌儿,想认识一下他的才女。

父亲已经70多岁了,他说的那几个老哥们儿,也都和他差不多,甚至还有比他父亲大个三五岁呢。青璐心想,父亲用了“仰慕”这个词,端端不合适,但她看到父亲皱纹里荡漾出的毫不气馁的执拗的笑容,她也就没有对父亲说什么。

青璐心里明白,不是父亲那几个老哥们儿要设宴认识她。而是父亲想在一帮老伙计面前,显摆一下自己的作家女儿。青璐多次婉拒父亲,一方面是觉得自已坐在一桌老人堆里肯定特别尴尬,另一方面因为赶书稿也确是难以抽身。

这天,父亲午餐时喝了点酒,心情似乎很好。父亲很轻柔的敲开青璐书房的门,又提起了那个饭局。青璐这回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桌上的书稿,向父亲推了摊手,给了父亲一个略带调皮的无奈表情。

父亲说,没事没事,知道你忙呢。青璐分明看见父亲历经沧桑的昏浊的眼神里掠过一丝失望。他似乎满带歉意,蹑手蹑脚地合上书房的门。转身的那一合上,青璐看到父亲稀疏的白发和佝偻的身影,心里竟有些隐隐的痛。

晚餐时,青璐主动跟父亲说:你的老伙计们明天晚上有空吗?父亲喜出望外的神情,让她想起了那一年他被评为省劳模时回家来的样子。

饭局设在敬亭轩酒楼。酒楼古色古香的,很有些年成,是父亲和他的老朋友们以前常来的地方。

雅间名字,贤聚庄。屋里挂着字画,还摆了三个高矮不一的釉彩花瓶。席间,加上青璐和父亲,不多不少,刚好一桌,十个人。

父亲兴致很好,他笑意莹莹,像是春风吻上了他皱巴巴的脸。父亲逐一介绍:这是你黎叔,和老爸一起逃过学;这是你老王叔,和老爸一起扛过枪;这是你熊叔,和老爸干过架;这是白叔,和你一样,是个大才子……

青璐其实也记不住哪个叔是哪个叔。简单寒暄之后,席间面面相觑,有些冷场。不过,几杯杏花春酒下肚后,老叔们就活跃起来,仿佛那饮下的不是酒,而是一

种返老还童的神奇药液。一帮几乎头光光、牙光光,两眼却无光的老夫,聊发少年狂。青璐看在眼里,觉得有些可笑,也有些可爱。青璐甚至有说不出的感动。

老叔们都有了醉意,争着过来,要和青璐喝酒。青璐不胜酒力,但也站起来碰杯,然后浅浅的混一口。

父亲也有些晃悠悠的跟来:这是你黎叔,和老爸一起逃过学;这是你老王叔,和老爸一起扛过枪……父亲已经忘记他刚刚介绍过一遍了。

和父亲干过架的靳叔本是他们当中最硬朗的一个,可而今却是最体弱最孤独的一个。他老伴几年前心脏病去世了。唯一的儿子去年也在跑运输途中车祸走了。

爱好书法的老熊叔叔的走过来,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他写的一幅字,非要送给青璐。那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可就是这位难得糊涂的老熊叔,却被人骗去上什么《世界优秀书法家名典》,最后被骗光了仅有的21万养老钱。

这位多年前曾在某县志办公室工作的钱叔,自费出了一本古体诗集。钱叔变戏法一样从他身后拿出一本书来,说是要青璐提提意见,还非要抑扬顿挫的给青璐朗诵他的得意之作《浪淘沙·怀春》。脚下不稳,一个趔趄,差点摔一跤,杏花春酒洒了一地。

闹嚷嚷的雅间里,老人们有些兴奋的走来走去。只有白叔,弓着他有些驼的背,前身几乎全伏在那张大圆餐桌上,嘴里不停的咀嚼着,花白的胡须上,沾满了油污和残渣。父亲的这些老友,白叔是青璐唯一见过的。白叔年轻时气宇轩昂,谈吐儒雅,发表了很多优美的诗歌。

听父亲说起过,白叔这些年过得不好。遇到一个不孝之子,滥赌、吸毒,还虐待白叔,不给他饭吃。白叔有次被打伤,还住了院。白叔儿子后来被抓,判了几年,出来后,仍然死性不改。

青璐绕过去,想给白叔敬酒。白叔正撕扯着一块烤鸭,他在两个袖口上擦擦手,战战兢兢地举起杯子,一根手指上还留着没擦净的油膩。白叔的眼神,无力,空洞。青璐觉得,有些什么,在白叔的眼神里下沉着,下沉着,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深渊。

局罢人散,青璐和半醉的父亲费了不少周折,才把老叔们安顿妥当。好不容易消停下来,回到家,一直兴奋不已的父亲,倒头就睡,鼾声大作。

青璐却怎么也睡不着。她严重失眠了。

我认识夏炎的时候还在龙腾中文学校教书。不过这句话说出来顺溜,听起来却很别扭。首先虽然我的位置是中文老师,可自我感觉有误人子弟之嫌,其次和夏炎确切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过。

那时我成天想地是如何从家里搬出来。要知道和自己有不共戴天的仇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还要装出和睦共处的假象,确实是难度挺大的。把自己的生生父亲称之为仇敌,实在是有些辜负外婆当年的教导——尊老爱幼,与人为善。但是我们父女的恩仇录却是日久天长,经受了时间空间的检验。

与父亲的梁子在我满月不久就结下了。而且是以很壮烈的方式。那个雪花纷飞的冬日深夜,父母因为鸡不下蛋,狗不拉屎,也很可能是我不吃奶和拉屎吵了个天翻地覆。母亲抱着我冲出了家门。据父亲说出来追了,没有追上。这个说辞得到地是一大片吐槽,一个大老爷们居然跑不过抱着孩子产后不久的妇女,这不仅是不可信的问题,实在是损国男之颜面。

当人们把烂醉如泥的他用冷水浇醒,告诉他出车祸了,母亲没了,我在医院,断了三根肋骨。圣经上说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变来的。我是女人,肋骨就是肋骨,所以断了,也不会和男人那般揪心地疼。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只是和父亲算是拉开了血海深仇的序幕。出院后我就被外婆带走了,没有再见过所谓的父亲和他家的任何人。

如果说对那时的事情有记忆,大约谁都会嗤之以鼻,笑我天方夜谭吧。但我的确是个很乖巧的孩子,从不问我的父母那里,也不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外婆一直很疼我,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种。

七岁那年有天放学回家,一个陌生的男人直挺挺地跪在外婆面前,外婆抹着眼泪,把我吓得傻站在门口。

外婆招手让我过去:秋

债,不是债主追着欠款方讨债,而是欠款方追着债主还债。世上有这种好事吗?有的!

澳洲政府有一个机构,专门寻找不领钱的老赖——明明是你的钱,你偏不领,不是老赖是什么呢!各行各业找不到主的钱,只要满三年,都由该机构接手。

女儿偶然上网浏览,居然看见了追踪自己的“通缉令”。内容是:墨尔本政府某机构,欠她900年了,每年都在追寻她,恳请她查证并办理领取手续。这笔钱是由Deakin大学移交的。

怎么回事?简直目瞪口呆!

我问:“是笔什么钱呢?”女儿答:“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地址,早就没有使用了,电话也换了号……是我留

夏姘(美国)

荒地里的花

儿,你愿不愿意跟他去美国?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外婆不要我了,要把我卖掉,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要,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那男人有些着急了,伸手拉我:秋儿,我是你爸爸,美国很好的……

要说我的秉性天赋就是与众不同,我止住了哭,冷眼看着自称我爸的人:我还是你奶奶呢,你从哪来给我滚回哪里去!我与父亲第一次相见就是这样不欢而散的结果。我对美国是向往的,但前提必须是外婆和我一起去。狗不嫌家贫的理我那时不懂,但却是一种本能在做着。亲戚事后都说外婆阻碍了我的前程,外婆为此叹息了好多声,声声都在我的心坎上,没有印象的父亲变成了印象极深地怨恨的对象。

就在一切都被淡忘的时候,外婆却突然倒下了,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思前想后权衡利弊之后她还是决定把我还给父亲。

只是外婆没有料到,美国依然是美国,但是父亲的心思早已有了变化。以前是希望带女儿去天堂享福,后妈也认为天堂丰衣足食,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可是到了美国之后,却发现天堂的路还很遥远曲折,多一个孩子生活艰难更多。

从再见父亲的第一眼我就看到了他的勉为其难,外婆不可能不察觉,只是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安置我:秋儿呀,人都有命的!要记住,在人屋檐下事事低个头,再难的日子也会过去的……

本着这句话,我忍受着后妈无辜的刁难和责骂。后妈有个账本,详细地记载了我来之后的每一分钱花销,时刻提醒这些带上利息我都需要还的。父亲对这些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从这方面来说,后

妈是个极其坦荡的人。只是父亲从来没有异议。或者母亲给的教训太大,父亲担心个性刚烈的后妈会制造意想不到的。这个屈服的战壕里只有父亲在唱独角戏,父亲对我的期待加入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怨恨。

我自己边打工边读着大学。来中文学校教书事出偶然,我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份工作,这里听到的话语太熟悉,见到的面庞太亲切,我经常有不知今夕何年的感叹。虽然我并不合群,我的课也讲得不好,有时干脆就放一些从唐人街买的儿童动画片,记得《还珠格格》是他们的最爱。但是不管什么考试,我的学生分数总是很好,每年的春节汇演,我们的节目别出心裁,让观众掌声不息。

在中文学校混了三年,大学也毕业了,展翅高飞的梦和现实的残酷如火水般一直在交战,还有摩拳擦掌的后妈已经在准备回收贷款了。我是快干涸的河里的鱼,寻找着生存的空间。

中文课间休息有二十分钟,我总是走到教室后的一块荒地闲坐。那块荒地杂草都几乎不生,但是奇怪地是,零星地有些不知名的野花。那天,我愣愣地看着光秃秃的地上开得很热闹的花,想起不知是谁的诗:只要是花,不管是在花园里,还是在废墟上,一定要记得开放。

它们怎么可以开得这么漂亮?一个女孩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我也没抬慢吞吞地答:不知道,我觉得它们是在履行种子的职责。

事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个问话的女孩就是夏炎,十岁,和我来美国的年龄一般大。她的父亲在她七岁海归了,有了外遇,要和她母亲离婚,她母亲不接受,用很激烈的方式反对着。

我的心颤栗着,发挥着想象夏炎的生活,揣测她问我话时的心情,她为什么不继续学中文了,只是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想不到。犹豫了很久,托人送去了我摆在床头的一个小仙人球,这个貌似不起眼的东西曾经给我带来无数的遐想和快乐,它从不需要精心打理,兀自生长,兀自开花,兀自美丽……

人是种很奇怪动物,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人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过客,而有些匆匆的过客却经久不忘,我经常想起夏炎,她是寂寞夜空中闪过的流星,让我有别样的亲切。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起我,这个只有面缘的所谓老师一直在为她祷告。

当收到夏炎的邀请卡时,我还是很意外,算起来我们之间已经隔了整整十二年。我嫁了人,生了三个孩子,难的日子确实如外婆所说会过去,只是跟随其后的是其他的难。生活仿佛就是和磨难对峙地没完没了的战争。父亲中风后,照料一直是大问题,我总是徘徊在孝心和怨恨之间,夫妻之间感情也是反反复复,孩子更别说了,是要把我折磨疯的最后一个节奏。我在生活的波浪之间起伏,经常会迷失方向和困惑不已。

夏炎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大学毕业典礼,她的中文字歪歪扭扭,勉强可以认出:老师,我想明白了,荒地上的花为什么可以开得那么鲜艳!接受一切,留下好的,让坏的走!那个走走写得几乎横跨了半张卡,有一种别开生面的夸张和诙谐感。她还附上了两张照片,一张和妈妈,一张和爸爸,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笑得花儿一样灿烂!

我拿着卡片看了很久,细细地剪下那句话贴在了冰箱上!想起刚买的盆景正好可以送给夏炎做毕业礼物,好些个仙人球有黄有红,热热闹闹地簇拥在一起,一点也不寂寞……

作者简介:江西南昌人,现居美国夏洛特。

李双(澳大利亚)

澳洲追债记

学生时代打工的公司,给我的养老金吗?我担心,“是不是骗局?澳洲不会也布满陷阱吧?”“不会!”

女儿登录,熬夜,勇当不睡觉的世界冠军,按提示一步步走,果真顺利通关。也就是说,欠债方,终于如愿追上了债主,付清了债务,彼此都无债一身轻了。

我回忆了一下,当年的确为女儿申请过Deakin大学,作为保底备选;但她被悉尼大学录取了,就没有进这所学校……真没想到,十多年前莫名被欠的钱,像精确制导弹一样,还能自己找上门来,击中目标,挺开心的。

那究竟是笔什么钱呢?网

上只有付钱条款,没有欠债说明。打电话过去,回复:要查!需等待!

为对方着想,我们在网页选项中点击了“放弃查询”。想必政府的大账本,已经搁平了。我女儿个人的小账目,只好让它继续糊涂着。

虽然不再查询,但我不免要想一想。春夏秋冬,我在澳洲生活,走访,深切体会到,澳洲人,比我朴素得多,简约得多,单纯得多,随意得多,干脆得多,实际得多。想灯红酒绿,想炫富攀比,想浑水摸鱼,想乌七八糟,甚至想接吻想拥抱,想二奶三奶,那只能另去一个国家。诗曰:海内存知己,

隔壁住老王。青山依旧在,绿帽长年新。近水楼台先得月,谁家衣柜不藏人?和澳洲无关。顺便说一下,西方社会里“小三”少,是因为人们普遍笃信一夫一妻的基督教,而中国自古以来都实行一夫多妻。澳洲的管理机构,多年来,在玩全民医疗免费,玩12年免费教育,玩大学生无息贷款读书,还款期无硬性规定,从来不警告:你不给钱,孩子就输在起跑在线上!……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强行”把钱,塞进债主手里,让你慢慢数着要。

又推測我女儿今日得到的意外财,可能就是当年漏领了的某类款。因为第一次注册的,是那所大学,所以这笔钱,首先到了那里。唉,为了900元钱,女儿被暗查了12年。幸好她不知道,知道的话,早高兴疯了。

点绛唇·处女雪

暮雪沙沙, 闺中少女柔情话。 晨明雪罢, 大地如诗画。

赏景东门, 雪漫丹溪坝。 神光下, 晶莹玉蛇, 不忍乱鞋踏。

周厚春(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卜算子·植树造林基地

百载树贤人, 十载培嘉木。 四野山川碧绿林, 满是财和富。

鱼在水中游, 鸟汇林中住。 抓把空气尝一尝, 清爽如仙露。

西江月·风雪

昨夜翻身骤冷, 今晨落雪霏霏。 寒风漫卷梨花摧, 又把梨花捻碎。

五尺临窗小苑, 几枝灼眼红梅。 欣迎春令立时归, 折取瓶插室内。

宅家日记 Day 694

2月14日,星期一,晴 今天是情人节,是天下有情人最盼望也最幸福快乐的日子。早晨一醒来,先生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一个甜甜地吻,然后说:“情人节快乐!”我回复:“情人节快乐!”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去年情人节,因为我忙诗社工作,在情人节当天下午才去商店买花,结果各商场的玫瑰花都卖完了,先生只好选一盆盆栽花,当情人节礼物。)今年的情

人节,先生在昨天(情人节的前一天)就带我去选玫瑰花,因为情人节还没到,各商场为迎接情人节而精心准备的各种礼物和玫瑰花琳琅满目。先生选了一大捧火红的玫瑰,我看一眼价格:25英镑,我说:“不买这么贵的,买一束小的即可。”先生说:“就买这个,情人节每年只一次,你值得!”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不再拒绝,心里甜蜜蜜的。是的,情人节每年就一次,该好好庆祝,先生想为我买什么就买什

静好(英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么吧,此时不需想着节约。先生不差钱,我也不需再为他节约钱,我们的儿女们都已独立,有工作,且收入都不错,不再需要我们的资助。我们的父母也都已过世,不需要养老,所以我们的钱我们自己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开心就好。 买完花,先生想带我去买

其它礼物,衣服、鞋子,因为家里很多,没地方放,我确实不想再买。先生建议去买化妆品。现在疫情,出门戴口罩,我也很少用化妆品的,上次圣诞节先生送我的化妆盒还没开封,但不好拒绝先生的美意,同意先生为我买了一套兰蔻化妆品和一瓶同品牌香水。

买完礼物,先生带我去吃午餐。在一家高档西餐厅,吃着精致西餐,先生说:“你为什么我每天都想出来吃午餐吗?因为我已习惯吃西餐,不可能餐餐吃中餐;再看到你每天那么忙,不忍心叫人特意为我煮西餐。另每天出来吃午餐,能让你有机会离开电脑,到外面走走,呼吸新鲜空气。”

谢谢先生袒露心声和真诚地关心和爱,我又加深了对先生的理解,不再埋怨他在疫情期间,仍坚持天天外出午

餐。夫妻之间要多交流,才能更好地不断加深了解对方,虽说我们结婚十多年了,早已过了七年之痒,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牢固,对彼此的爱也越来越深。 有人形容结婚多年的夫妻,如同左手握右手,没感觉。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左手和右手,形影相随,互相配合,协同合作,爱情已逐渐转变为亲情,不离不弃的陪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祝福,浪漫又温馨,适合每一对彼此体贴又深爱的人。